

“安大线”风波： 俄罗斯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文 关贵海

对俄关系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而中俄石油管道的建设，则不仅有利于扩大两国经贸规模，也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然而，两国虽号称是战略伙伴，但在这条油管的走向问题上，却出现了明显的隔阂。甚至有人断言，石油管线之争可能会断送两国的战略关系。虽然有点儿危言耸听，但也不能等闲视之。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这场风波的麻烦到底出在哪里？俄罗斯人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中俄石油管道方案源于1994年。当时，俄罗斯方面在其欧洲市场份额接近饱和的情况下，把扩展能源出口的希望转向了亚洲。俄方首先提出了建设输油管道到中国的设想，并被列入1996年中俄两国元首签署的《中俄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

但是，由于当时中方既考虑到管道建设和运营的成本，也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储量吃不准，故更倾向于单纯地进口原油。于是，直到2001年9月朱镕基总理访问俄罗斯时，中俄石油管道项目才真正被提上了日程，双方签署了《中俄关于共同开展铺设俄罗斯至中国原油管道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的总协议》，并决定由两国政府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能源问题分委会协调该项目的论证工作，由俄罗斯能源部和中国国家计委具体负责。论证方案应该在2002年年底提交给两国政府批准。

按照当时的计划，中俄石油管道西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安加尔斯克，经贝加尔湖南侧

向东至赤塔州向南入中国境，直达大庆，故得名“安大线”。俄罗斯曾建议取道距离最短的蒙古，但中国从战略方面考虑，坚持只经过中俄两国疆域。

双方约定各自负责本国境内的管道铺设。俄境内有1600公里，中国境内为800公里。计划中工程在2003年动工，2005年完工。

正当中国等待着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管道建设动工的时候，俄方具体负责管道技术经济论证的俄罗斯石油管道公司在2002年年底却提出了另一种建设方案，即由安加尔斯克到俄远东港口纳霍特卡的路线，简称“安纳线”。2003年1月，访问俄罗斯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表示愿意参与“安纳线”的建设，并不断提高允诺投入的价码，现已高达75亿美元。

由于中国方面的积极工作，俄罗斯方面在2003年3月份决定选择折中线路，即修建“安纳线”为主线，从赤塔州分出支线到大庆，但支线先开工。因此，在5月28日胡锦涛主席访俄时，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签署了《关于中俄原油管道、原油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的总协定》，计划在“安大线”建成后，俄方在25年中向中国出口原油7亿吨，总价1500亿美元。

正当人们津津乐道于管线如何“落地”时，短短数月里，“安大线”的“拐点”又变了：俄方倾向于先修“安纳线”，然后在阿穆尔州的滕达附近引出一条通往大庆的支线。因分叉地点的不同，原折中方案被称为“南线”，新方案被称为“北线”。

对中国来说，“南线”和“北线”的差别很大：一是“安大线”走“北线”要比走“南线”

长大约800多公里，由此将导致铺设管道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和石油运输价格的上涨，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算的；二是走“北线”后，中方担心俄方在铺设主线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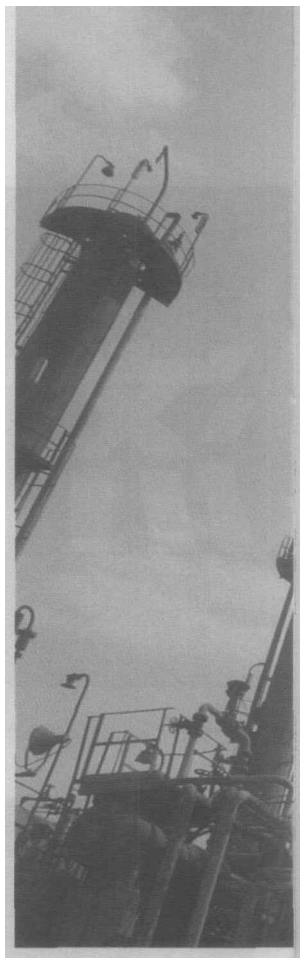
有单方面切断向中国供油的危险。而且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俄罗斯目前并不具备向两个方向同时供油的能力，结果是必然有一条线的供应会被削减。中国不能接受这样不确定的方案。

尽管俄总理卡西亚诺夫在北京承诺保证中国的石油需求，但在具体的石油管道线路问题上，却始终闪烁其词。而俄罗斯主管亚洲事务的副外长洛修科夫则在10月初表示，“暂时我们既不愿意与中国，也不愿意与日本举行会谈，讨论输油管的具体路线”。

不难看出，中国用管道从俄罗斯获得石油的梦越做越艰难，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一下，俄罗斯这个战略伙伴到底是怎么了？

俄方认为，自己并没有违反与中方达成的协定，因为双方只是签署了原油购销合同，而没有签管道建设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合同，有的也只是意向。因此只要俄方如数供给中国石油就足够了。至于用哪一条管道还是用火车运，就不是很重要的了。

在这显然的托词的背后，明显存在着一系列的考虑。首先，俄罗斯从战略安全上不希望把管道的终端设在中国境内，以免受制于人。这也是其通





中国需要用能源来源多元化来化解俄罗斯变卦带来的风险

可以弥补远东地区的能源缺口，又可以向亚太国家出口。

最后，国内政治斗争，特别是大选的需要，迫使普京在管道问题上小心从事，不会与远东地方领导正面冲突。最积极向中央政府呼吁并最早向外界透露所谓“安纳线”方案消息的，就是俄总统驻远东联邦区的全权代表普列科夫斯基和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达尔金。其目的也非常直接：“安纳线”的过境可以使该地区增加财政收入、完善公共设施、增加就业。在俄罗斯平均增长达6%—7%的情况下，这里的增长率却仅有1.6%，因此，该地区与中央的对立情绪一直比较激烈，围绕中俄边界条约问题的风波

过与土耳其打交道处理天然气管道问题得出的教训。俄罗斯在通过土耳其铺设向西欧出口天然气的“蓝流项目”上，由于线路单一，被土方逼迫将天然气价格降低了一半，俄方每年将承受20—30亿美元的损失，使俄方进一步强化了必须掌握能源运输渠道控制权的认识。“安纳线”不仅全程处在俄本土，而且又把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等太平洋沿岸国家定位为潜在的能源出口对象。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管道安全，又实现了出口对象多元化。

其次，俄罗斯几家大型国有公司不肯接受巨大的石油出口利益被尤科斯这家私人公司独吞的现实。与尤科斯石油公司同为中俄石油管道项目执行单位的俄罗斯管道公司，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等国有石油企业不希望尤科斯公司独占俄罗斯的亚洲石油市场份额，期望通过管道改线到纳霍特卡，为各自在亚洲能源市场上分得一杯羹。特别是俄罗斯管道公司垄断着俄罗斯境内所有石油管道的建设和经营，按照俄官方的管道运输费用标准每吨百公里0.1783美元计算，“安纳线”可以使该公司每年多收入2.44亿美元。

其实，在其他涉及中国的重大项目上，也同

样存在争夺。例如，北方造船厂与波罗的海造船厂为获得执行中国的舰艇订购合同而打得头破血流，共青城飞机制造厂与“苏霍伊”制造局为“苏—30”战机的生产合同而互不相让。

再次，日本的介入使管道走向的变数增加。应该说，日本插手俄罗斯石油管道并不意外，因为它已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上投入了80亿美元，用俄罗斯的石油部分取代中东石油，也是日本保障战略资源安全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俄罗斯方面曾经多次暗示日方，只要经济上的合作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俄罗斯民众接受了日本的“善意”，北方领土问题将会有新的解决机会。更何况，远东地区领导人都乐于为日本游说，他们一直把日本看成是平衡中国在远东地区影响的主要外部力量。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日本自然不会错过。

正如俄罗斯能源部石油信息中心专家戈罗寥夫一再强调的，日本愿意出巨资投入管道建设、油田开发和地区环境设施改进等很有吸引力，而且日韩的积极立场激活了1993年俄罗斯方面曾设想过的“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计划，这样一来，“安纳线”不仅

就是实例。目前，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犹太自治州已经表示支持“安纳线”。俄罗斯领导层反复强调要振兴远东经济，这当然需要大项目推动，管道项目是好时机。为防止远东地区的离心倾向，俄方也不得不涉及当地实际利益的问题上，顾及地方当局的意见。

此次“安大线”风波，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想法：第一，日本用资金投入开道，给我们制造了麻烦，但也提供了思路，那就是利用国际资金共同铺设管道，既可减轻自己的资金压力，又可消除俄方的担忧；第二，俄罗斯利用多种方案选择的话题，虽有开发远东的考虑，但也不排除变相提高对中国要价的可能性，完全忽视这种因素是不当的；第三，要用能源来源多元化来化解俄罗斯变卦带来的风险；第四，即使在能源合作问题上失利，也不要采取过激的和有碍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步骤，因为中苏之间的30年对抗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太深刻了。》

关贵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对外政策演变及制定机制。